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五回 棄親尋親備嘗艱苦 失馬得馬總是前緣

卻說伏准次日自合和堡回來，見了伏夫人，只說我到得那裡怎樣不依，丈人、丈母怎怎央告賠罪，我方氣平。毛氏如今病臥在床，不能走動。等他好好，一定送來陪罪。伏夫人見說，也只得罷了。這回書不表狂生與蕩女，再把那文豹曹爺明一明。通江嶺別了高小姐，追蹤後趕寇雲龍。一直直奔幽燕路，挨途訪問找形蹤。一路細察無下落，只當他先到雁門城。只得後面忙趕趕，心急打馬繫登程。無明無夜只是走，恨不能肋生雙翅會騰空。又搭著英雄的身體重，無膘的凡馬不能擊。一連走了半月，跑傷了坐騎赴幽冥。只得徒步朝前走，一路上難忘忠心義氣的朋。想一回雲龍寇公子，念一回黑面小英雄。把那些金銀換錢隨身帶，逢村遇店飲劉伶。遇見那修橋蓋寺他也舍，還帶著憐老惜幼濟貧窮。遇見那投機之人一處走，吃酒喝茶他作東。從秋走到初冬候，腰內的金銀漸漸空。這日到了前安鎮，遇見那雁門關內送文的兵。彼此敘話閒談論，文豹留心細打聽。才知道總鎮身病故，英雄心內暗吃驚。思量道：「既然換了新總鎮，寇賢弟必不投奔雁門城。不知他近日飄流到那裡去，卻叫我天涯何處覓良朋。」這英雄，左思右想心急燥，急的他虎目紛紛淚直傾。天晚只得尋宿店，不意走錯正途程。迎面來了個推車漢，小豪傑啟齒開言問一聲。

「那漢子且慢走，那邊是什麼所在，可有店舖？」這一問聲音又大，勢派又猛，這個推車的乃是濟南府的擷大哥，推著一車瓦盆、瓦罐，正覺費力，見曹爺擋著他的路徑，就有些不自在，又聽他這等一問，越發勾起他的擷氣來了，那裡還有工夫理他。把腦袋一歪，屁股一扭，吱吱嘍嘍從一邊推過去了。那文豹如何忍得住？不由心中動怒，趕向前去，一伸虎爪，抓住肩頭，說道：「問你一聲，知不知的，何妨說句話兒？這等慢人！」誰知小爺這把抓住的時候，漢子正使力往前一推，英雄的力大，漢子站腳不住，身子一歪，說聲「娘的不好」，車子又是個獨輪，皮攀在肩，連人帶車，只聽咕咚叭啞嘩啦，瓦盆、瓦罐落地，紛紛而碎。漢子大怒，嚷叫起來，偏被那皮攀套住了脖子，躺在地下，一面扎掙，一面氣的顛顛倒倒，亂嚷道：「俺又不曾招你，俺又不曾惹你，你為什麼把俺推個咕碌嚕子？俺這一車盆子是七八百銀子買來的，你打了俺的貨兒，溜溜兒的還了俺，俺便干休；你不還俺，俺也不起來了！不過你那轆子裡帶著刀子呢，拔出來殺了俺罷！宰了俺罷！」曹爺見此光景，不由的怒氣全消，哈哈大笑。

正然鬧著，只見東北上一人乘馬而來。那人紮巾箭袖，豹頭環眼，面色烏黑，額下無須，身材凜凜，不住的加鞭頓轡，催馬而來。那匹黑馬十分眼熟，看看至近，曹爺仔細一看，就認出自己的烏雲神獸。不覺心中一動，顧不的觀看漢子撒潑，扔行李，迎將上去，口中喊叫：「那人慢走！」一伸虎腕，把嚼環揪住。烏雲豹見了故主，收住四蹄，啾啾亂叫。馬上那人問道：「你攔我的去路，意欲何為？」曹爺說：「我問你，這匹馬是從何處得來？」那人說：「我用銀子買的。」曹爺說：「賣主今在何處？」那人說：「在天底下，你問我作甚？」曹爺著了急，圓睜鳳目，說：「這馬是我的，與我一個朋友乘坐往雁門關投親，如何今有馬無人？我要在你身上要我朋友的下落，快快說來！」那人聞言，黑面生嗔，微微冷笑道：「你未曾行詐，也該打聽明白了再來。這馬是一個女子賣與我的，難道那個女子是你的朋友不成？」曹爺見說，越發心慌，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，那個女子正是我的朋友。你快告訴我，他今在於何處？」那人聞言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這個人定不是個好人，定是個瘋子，定是個瘋子，快快閃開去，不然我就要打了！」說著，揚起馬鞭。那轆子正在地下躺著，聽見這話，不覺笑了，一翻身扒將起來，拍著腿喊嚷道：「馬上的老爺，他不是瘋子，是個劫路的強賊，方才搶我的盆子，將我打倒在地，這早晚又搶我的馬，你快快打他罷！」

當下曹爺見那人揚鞭要打，心中大怒，伸手抓住左腿，往下一掀。那人不防被他掀起，就知曹爺的膂力不小，連忙甩開右鏡，使了個高樹摘花的架勢，一縱彪軀，跳下馬來。大叫：「強徒好大膽，青天白日就行兇！未曾學藝來搶馬，先到南皮去打聽。你竟敢太歲頭上來動土，呼爺豈是省油燈！早早退去饒不死，再要胡纏我不容！」曹爺聞言衝衝怒，一聲大喝似雷鳴：「本來這是爺的馬，贈與難友寇雲龍。而今有馬人不在，一定其中有隱情。必是你這斷膽大將他害，貪圖財物與能行。好好實說饒狗命，半句言差挖眼睛！」罵的個黑爺心攢火，才起拳頭力倍增。照著曹爺迎面打，小英雄一縱彪軀跳在東。移步回身揚虎腕，急架相還往上迎。二位豪傑交了手，漢子一旁看的清。慢慢溜在曹爺後，意欲幫助搶上風。他二人各顯其能拳對腳，把一個漢子裹在正中。這正是：棋逢敵手難相讓，猶如猛虎鬥蛟龍。這一個泰山壓頂朝下打，金盆撈月下絕情。那一個左踢右拐鴛鴦腳，古樹盤根掃地風。這一個餓虎撲食朝後坐，仙人換影打前胸。那一個金龍取水三探爪，蝴蝶穿花兩齣攻。他二人腳去拳來急如箭，行到西來又到東。那漢子咕（口留）咕嚕滿地滾，扒起跌倒在當中。這場拳腳真好看，裡邊稍帶著骨牌名。二豪傑，暗輸贏，猶如兩座錦屏風，漢子夾在當中走，佛頂珠兒一點明。順風旗，扯的高，紫雁穿簾來往飄。鐵練鎖在孤舟上，大火燒天把手交。出水龍，把頭抬，正遇將軍掛印來。嚇的那轆子像個鬼，五嶽朝天仰面栽。順水魚，么二三，油瓶蓋下來往的鉞。隔子眼睛折足雁，月照梅梢亮又圓。孩兒十，鬧嚷嚷，蘇秦背劍手高揚。恨點不到團團轉，誤入桃園二士忙。一枝花，在其中，柳綠桃紅楚漢爭。轆子躲遲七星劍，踏破蓮蓬了不成。雙拳打，單腳踢，飛下霞天雁一隻。碎米粟兒如汗滾，錘槌抹額喘吁吁。扯破了，錦藍裙，三綱五常認不真。群鴉噪風連聲喊。瞧看的多人公領孫。二小將，抖威風，好似金菊對芙蓉。爬梯望月朝前勾，揪入龍窩禿爪龍。這一拳，打的偏，打掉轆子的金道冠。櫻桃九熟紅了眼，鴻雁銜珠面向南。天地分，分不清，火煉金丹各用功。這場熬打要無人勸，準備著鬧到春分晝夜停。他二人打在難解難分處，忽聽得背後人言喊了一聲。高叫：「二兄休動手，且把原由向弟明。」說話之間來且近，托地彎腰打一躬。二人聽得這句話，只得住手把拳停。曹爺舉目抬頭看，只見那說話之人是幼童。年紀不過十三四，身材凜凜有威風。束髮銀冠頭上帶，萬花箭袖素白綾。腰中繫條獅蠻帶，粉底烏靴足下登。齒白唇紅四方臉，眉如筆畫目如星。雖然年幼多禮貌，十分和氣有春風。曹爺一見心敬愛，這是他龍華一曾喜相逢。一團怒氣全消去，不由的虎目生春長笑容。

這來的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更名改姓的單守英小爺雙印。自那日買馬之後，那姓方的教師有病辭去，這位黑面英雄是後又請的。此人在天津府南皮縣居住，複姓呼延，名平，字世安。年方四六，乃中山王呼延慶之後。因抱打不平，將人打壞，逃走在外。單家請來教習武藝。近因打聽被打之人不曾損命，又因老母有病。歸心甚急，雙印就將這匹馬送他回家，約定母親病好，仍舊回來。雙印送至莊外，兩下分手。呼爺南去，雙印站在白衣庵山門外目送一程。只見走有兩箭遠，與一個行客斷打起來，遂忙忙走至近處，立定觀看。見他二人腳舞拳飛，打了一個平手，白面壯士英風凜凜，尤勝於呼爺。小爺暗暗喝采，一見就知是位豪傑，遂向前勸住。問起情由，方知因馬而起。彼此通名通姓，敘談起來，曹爺的從堂姨娘還是呼爺的叔伯孀母，他二人係是兩姨弟兄，彼此大笑，打躬陪罪。曹爺又問賣馬女子下落，雙印答以不知何往。曹爺心甚躊躇。雙印道：「呼兒少停，弟欲屈曹兄同到寒舍，大家一敘，以盡幸會之情，未知二位可有同心否？」呼、曹二人欣然點頭，齊稱如命。當下雙印命家人與曹爺扛著行李，赴村而來。那馬多虧轆子替拴在車子上。不曾跑了。曹爺取出銀包略賞與轆子幾兩，償他的盆罐本錢。轆子大喜，拜謝而去。

不一時，三人到了莊。當下雙印把二位英雄請到家中，同進書房，重新見禮，歸坐獻茶。茶罷，即命擺酒，三人共飲談心。話至投機，恨相見之晚。呼爺又問曹爺離家之故。曹爺並不隱瞞，以實相告。二人聽了，彼此贊歎不已。呼爺牽掛老母，不敢久坐，飲了幾杯，便要起身，因向雙印說道：「愚兄不才，闖禍招災，飄流在外，久缺人子之道。今老母抱疾，愚意回家侍奉湯藥，不敢遠離膝下。曹賢弟本領在我之上，賢弟何不款留在此，朝夕領教。豈不是好？」雙印道：「小弟正有此意，不知曹兄長可屈駕否？」曹文豹一則盤費不多，二則與雙印甚是投緣，思量：「不如在此暫住幾時，等我積下盤費再尋找寇賢弟便了。」主意一定，遂點頭應允。雙印大喜，即命家丁另備一匹好馬與呼爺騎坐，遂同曹爺一齊送呼爺出莊外，彼此打躬而別。回來請二位哥哥來與曹爺相見，說明就裡。自此二人日日不離，習學武藝，意合情投，十分相愛。

不一時，三人到了莊。當下雙印把二位英雄請到家中，同進書房，重新見禮，歸坐獻茶。茶罷，即命擺酒，三人共飲談心。話至投機，恨相見之晚。呼爺又問曹爺離家之故。曹爺並不隱瞞，以實相告。二人聽了，彼此贊歎不已。呼爺牽掛老母，不敢久坐，飲了幾杯，便要起身，因向雙印說道：「愚兄不才，闖禍招災，飄流在外，久缺人子之道。今老母抱疾，愚意回家侍奉湯藥，不敢遠離膝下。曹賢弟本領在我之上，賢弟何不款留在此，朝夕領教。豈不是好？」雙印道：「小弟正有此意，不知曹兄長可屈駕否？」曹文豹一則盤費不多，二則與雙印甚是投緣，思量：「不如在此暫住幾時，等我積下盤費再尋找寇賢弟便了。」主意一定，遂點頭應允。雙印大喜，即命家丁另備一匹好馬與呼爺騎坐，遂同曹爺一齊送呼爺出莊外，彼此打躬而別。回來請二位哥哥來與曹爺相見，說明就裡。自此二人日日不離，習學武藝，意合情投，十分相愛。

這回書不言黑虎遇東門，再把那塞北的番王明一明。用了不花丞相計，搭救同胞耶律通。備許多金珠寶玩珍奇物，貂裘絨緞價連城。不花無敵與番將，扮作商人暗進京。分為數撥各投店，不花相找至奸臣呂府中。賄買呂用通消息，暗把其中線索通。夜晚進府見呂相，獻上了禮物表衷情。只說是：「我家大王得重病，看看不久赴幽冥。日夜悲啼思御弟，無奈差我到東京。懇求大人行方便，奉獻薄物表真情。」一面吩咐抬禮物，跟隨的番漢不消停。一拾一抬朝上擺，紅氈鋪地設來平。金五萬來銀十萬，四粒珍珠號夜明。八寶團嵌攢花帶，無非是玳瑁珊瑚共水晶。紫霞金杯玻璃盞，瑪瑙屏風白玉瓶。五色貂裘三十件，繡蟒織金綠配紅。還有那絨氈衣十六套，土物吃食數不清。擺在堂上如山積，光輝照面射人睛。貪財的奸相動了火，不由的心中歡喜口中應。吩咐左右抬進去，他這裡中心輾轉設牢籠。

奸相思忖多時，向不花說道：「既承你大王美意，饋此厚禮，學生怎敢見卻？權且領下。至於你們四殿下之事，學生無不用情。但只一件，若想本奏當今保他回國，那是萬萬不能。除非另想良謀放他。還有一件大事，咱們須要約盟在先，你殿下回國之後，須要各守封疆，不許復侵中土。你君臣千萬不可失信。」不花相謝道：「那是自然。多蒙老大人鼎力周全，我君臣啣環尚且无暇，焉敢背盟爽約？但不知怎生救我殿下，望乞明告。」呂相說：「我這裡早想了一個主意：那監守之官是個廢員，又無家口，我今將他約來，以利說之，求他棄職私逃，同你殿下歸北，你可許他到得那裡，奏明大王，封他個顯爵大位，他必欣然而允。」不花大喜。

當下呂相與他約定永為和好，不復南侵。呂相即命人把監守官汪指揮請來，三面言明。那汪指揮受賄貪榮，點頭應允，叫不花相先期出城，汪監守托言與耶律通遊玩，竟自出城而去。府軍等至初更，不見回來，忙到呂府來稟。呂賊把這件事押至三天之後方才奏了天子。神宗大怒，即降旨命京營大帥領五百御林軍連夜追趕。元帥領旨，星飛電掣，趕至雁門，不見蹤影，只得回兵交旨。神宗其是不悅，遂降旨各州府縣，添兵把守，預防番兵入寇。